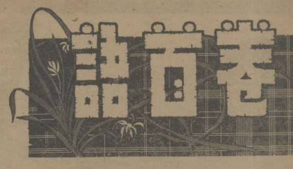


中國漫畫
第六期


近來你比從前强壯得多了！而且
哦！我忘了告訴妳了，這多是我服用美蜜達的效果啊！
美蜜達
兩性男女荷爾蒙
美蜜達係由鮮能中用特殊方法提煉而成，功能促進性荷爾蒙之分泌，增强精力，袪除疲勞，使生殖機能旺盛，生產率增高。
主治
精力衰退，疲勞健忘，未老先衰，陽痿，生殖器發育不全，及維他命E缺乏等症。
包裝 一二〇片 五〇〇片
最新化學治療劑
急慢性淋疾
肺炎
中耳炎
化膿性疾患
包裝 二〇片 一〇〇片
膿克利得
田邊藥廠
上海北四川路八三三號


發揚東方歌舞藝術：完遂東亞文藝復興
東寶歌舞劇團
陽春艷舞
五月六日
上海（上海劇場）
北四川路
燦爛豪華
世無其匹
千嬌百媚
萬花爭妍
主辦
中華電影股份有限公司
東京寶塚劇場公司



我們需要和平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這陰雨的暮春，正是遊子懷故鄉的時節。尤其我們中國的習俗。三月上巳日，乃是子孫對祖先坟墓儘祭掃的時候。時至今日，繁華的都市，上海，每逢三月上旬，還都家家戶戶備了貢香臘燭，汶酒美肴，維恭維謹的在客廳裏，或則是臥室裏，甚而至於狹小的閣樓上，對他們的祖先望空遙拜，儘他們做子孫的孝道，而後合家團聚，舉行春宴。遠鄉的孤客，也因爲交通的便利和公司機關的例假，循例返鄉祭掃，順便和家人團聚歡集。現在呢！炮火無情，打破了甜蜜的美夢，戰爭！它造成了今天殘酷的後果，那安閒清靜美麗的故鄉的田園家室，泰半是被戰神毀滅的了。那竟有的刼後殘存。也因爲治安的不能統一和清鄉運動的還沒有全部成就，家鄉是不允許你隨便歸去的。春天是人家的，處在上海的遠鄉孤客是沒有分兒的，我們需要春天，我們需要故鄉，所以我們需要和平，有了和平我們才能安居樂業。物價的無限制上漲和食糧的缺乏，以及薪水階級的入不敷出，這種種都是戰爭造成的罪惡。有家歸不得，這又是多麼可惱的事情呢！家鄉是我們的，我們需要故鄉！有了和平，家鄉才是我們的。所以我們需要和平，需要全面的和平！

長篇漫畫 麻大哥

①
我想給他"若素"吃，想必大得快一點。
這"若素"是人間靈藥，萬物咸宜。

②
每天給他"若素"吃，現在大得多了。

③
現在生了這許多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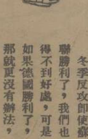
④
想必他肚裏還有不少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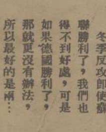
⑤

中國漫畫第六期 目次

親愛的同胞一致起來吧！
打倒我們的共同敵人英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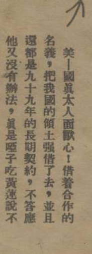




邱吉爾的隱痛

「我眞沒有辦法。」

冬季反攻即使蘇聯勝利了，我們也得不到好處，可是如果德國勝利了，那就更沒有辦法，所以最好的是兩……



美國眞太人面獸心！借着合作的名義，把我國的領土强借了去，並且還都是九十九年的長期契約，不答應他又沒有辦法，眞是啞子吃黃連說不出的苦…………



到那樣遠的東亞去，偏受了一頓當頭捧，路遙浪險，怎樣回到本國呢！

『你們先去衝鋒吧，我擦好皮靴立刻趕上來。』

『比爾嗎？我已經對尊夫人說你今晚不回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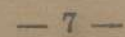
女：『你表演進攻給我看，提提我的精神吧！』

『他們因爲軍營中的板牀太硬，所以睡在這上面！』

『我從前在裸體營裏也是當班長的！』

美國少爺兵

華環





中秋邀飲

士隱慌忙起身謝道恕誑駕之罪且請略坐即來奉陪雨村因起身讓道老先生請便晚生改日再來便了卽告別而去及至中秋佳節士隱另具一席於書房自己步月至廟中來邀雨村雨村並不推辭而至雨村飲有醉意對士隱道非是晚生誇口若論時尙之學晚生尙可應付只奈神京路遠路費無措士隱便道兄宜作速入都盤費由弟措置卽封五十兩白銀並冬衣兩套遞給雨村



英蓮失蹤

雨村收了銀衣略謝一語卽於次日上京眞是閒處光陰易過倏忽又是元宵佳節士英令家人霍啓抱了英蓮去看社火花燈霍啓因要小解便將英蓮放在一家門檻上等他小解完了來抱時那有英蓮的踪影急得霍啓直尋了半夜至天明不見那霍啓也不敢回來便逃往他鄉去了士隱夫婦見女兒一夜不歸便知有些不妙再使幾人出外找尋回來皆云影悉全無夫婦二人因此晝夜哭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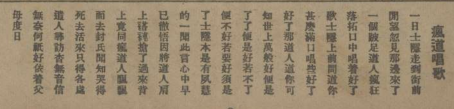


家室被焚

不想到了三月十五日這日葫蘆廟中作供那和尙不小心油鍋火逸延燒着窗紙也是劫數應當如此將一條街燒得成瓦礫場急得士隱跌足長歎只得將田地折變了攜妻子投他岳丈家去他岳丈名喚封肅本籍大如州人氏家中却還殷實今見女壻如此狼狽而來心中便有些不樂幸而士隱還有折變田地的銀子拿出來托他隨便置買些房地以爲苟安之計才得勉強支持下去



瘋道唱歌



一日士隱走到街前閒逛忽見那邊來了一個跛足道人瘋狂落拓口中唱着好了歌士隱上前問道你甚麼滿口唱些好了好了那道人道你可知世上萬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須是了士隱本是有夙慧的一聞此言心中早已徹悟因將道人肩上搭褳搶了過來背上竟同瘋道人飄飄而去封氏聞知哭得死去活來只得各處遣人尋訪杳無音信無奈何祇好依着父母度日

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蓓蕾



自己的長官



夢



難兄難弟



英鬼的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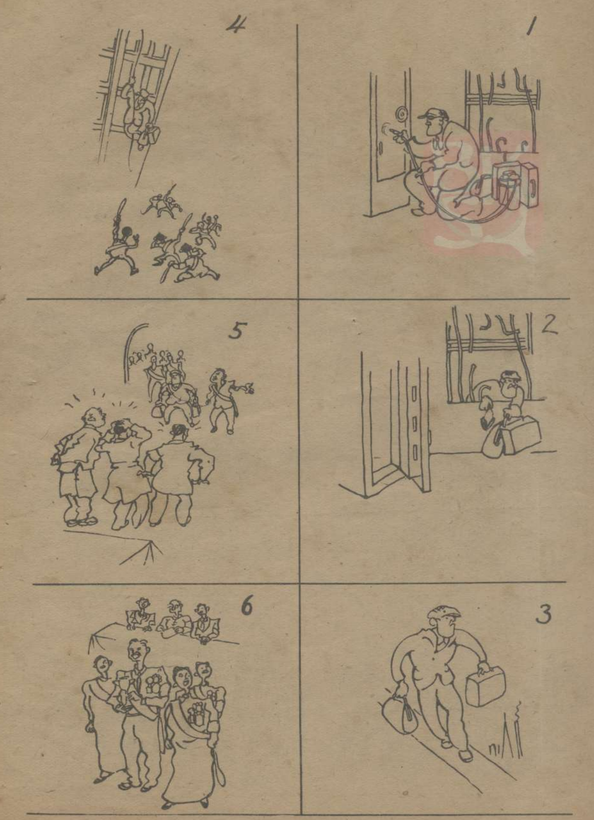
假面具的揭露

大樂作



自警團智擒飛賊

清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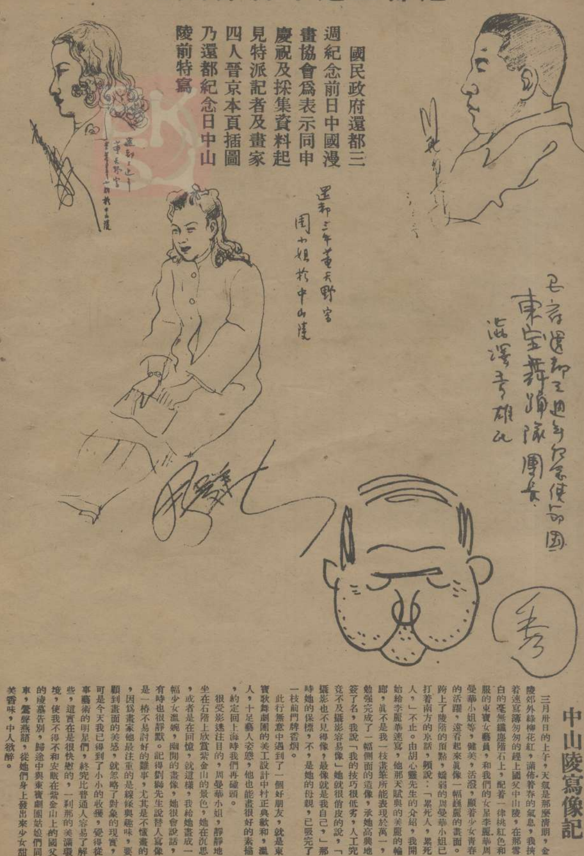


大丈夫能屈能伸

陳青如



還都三週年首都風光



國民政府還都三週紀念前日中國漫畫協會爲表示同申慶祝及採集資料起見特派記者及畫家四人晉京本頁插圖乃還都紀念日中山陵前特寫

中山陵寫像記

三月卅日的上午，天氣是那麼清朗，金陵郊外綠柳花紅，滿佈着春的氣息，我挾着速寫簿匆匆的趕上國父中山陵，在那雪白的毫無纖塵階石上，配着一律桃紅色和服的東寶女藝員，和我們的女星李麗華周曼華小姐等，健美，活潑，顯着少女青春的活躍，遠看起來眞像一幅艷麗的畫面。跨上了陵階的頂點，嬌弱的周曼華小姐已打着南方的京話，頻說：「累死人，累死人，」不止。由胡心靈先生的介紹，我開始給李麗華速寫，他那天賦與的美麗的輪廓，眞不是我一枝畫筆所能表現於萬一，勉強完成了一幅側面的造像，承她高興地簽了名，我說「我的技巧很低劣，人工究竟不及攝影容易像」她就很俏皮的說，「攝影也不見得像，最像就是我自己，」那時她的保標，不，是她的母親，已吸完了一枝前門牌香烟。

此行無意中遇到了一個好朋友，就是東寶歌舞劇團的美工設計中村正典歡和，溫人，十足藝人姿態，他也能畫很好的素描，約定回上海時我們再碰頭。

很受影迷注目的，周曼華小姐，靜靜地坐在石階上欣賞紫金山的景色，她在沉思，或者是在回憶，就這樣，我給她畫成一幅少女溫婉，幽閒的畫像，她很會說話，有時也很靜默。記得劉獅先生說替人寫像是一椿不易討好的難事，尤其是不懂畫的，因爲畫家他最注重的是線條與趣味，要顧到畫面的美感，就忽略了對象的現實，可是今天我已得到了小小的收穫，覺得從事藝術的明星們，終究比普通人容易了解些，這實在是很快慰的，一剎那的美滿環境，使我不得不和安眠在紫金山上的國父的陵墓告別，歸途中與東寶劇團姑娘們同車，鶯聲燕語，從她們身上發出來少女甜美香味，中人欲醉。



汪主席告國民書

國民政府還都三週年紀念，汪主席發表敬告全國國民一文，已載上月三十日各報，玆再恭錄其中含義深長，文辭警闢之句於次：

× × × ×

……當國民政府還都三週年紀念日，我認爲應當首先提出的，無過於怎樣與友邦日本協力完遂大東亞戰爭。

……要以東方道義精神替代西方功利主義

……使我之精神與人之精神團結爲一，把復興中華與保衛大東亞看做一件事。

……有無相通，長短相補，人我兩面互受其益。

……寃仇宜解不宜結。

我們除了以共苦求同甘，以共死求同生，實在再沒有第二條路。

……我們絕不可因國力不足而自暴自棄

……永絕中日過去及現在糾紛，重建將來的友好基礎。

……大東亞戰爭是大東亞全民族生死存亡的戰爭。

……我們要打倒英美的勢力，先要肅清各人胸中的英美思想。

……我們不能忘記重慶方面大多數被桎梏的同胞，必須把他們解放出來，使之和我們站在一起。

宣傳部部長 林柏生先生的感想

國民政府自從還都到現在，已經三年了，在這三年之中得到友邦舉國上下的鼎力援助，使我人於此艱難困苦奮鬥之中，得完成今日的建設，尤其是各國在華租界地以及重要工廠與文化事業的交還，使新興的中國更外的增加了他的欣欣向榮，對內呢，全國人民，上下一心的努力建設，使新中國的立脚點得到了一個不可動搖的安定，文化事業初不因紙張與印刷的昂貴而受有影響，出版界也已恢復了戰前的平衡，除了因交通不便及紙張缺乏而稍受限制外，其他方面悉已恢復了原狀，有的地方因着特種的需要，較之戰前反呈異軍突起，上海方面中國漫畫呈顯着特異的大衆化立場，活躍於出版界，欲使一般民衆都能明瞭它，雖不能說至善儘美，但亦尚不失爲出版界的異軍，今後尚祈全國人士，尤其是文化界，初不因待遇之較薄，而對於工作減少興趣與努力，新中國前途的發展文化界正負着較人更重的担子呢！

日本大使館文化部長 伊東隆治氏的感想

中日二國自古以來，就有密切的關係，尤其在文化方面，更爲顯著，遠在唐代，中日二方卽已有相互留學的青年。大東亞戰後，國府還都以來，中日二大民族間的誤解，已經全部怯除，國府參戰後，卽全力着手掃除殘存于英美侵略文化，而努力推進大東亞的新文化，文化是國家進步的泉源，所以中日文化的交流也就是二個國家在進步中所不可缺少的步驟。

日本大使館書記官 松平忠久氏談話

光陰過得眞快，今天已是國府還〃三週紀念日了，過去的中日二大國家間的隔膜，經過了三年來雙方的推誠合作，到今朝非但誤會全消，並且已經站在同一的立場上，而向東亞的共同敵人英美參戰了，這都是汪主席努力領導和運的功果呢！在今後中日兩國自當循同生共死的力協，努力奮鬥到底，以求大東亞民族的得到最後解放。

尋房子

洛英

學校開學了，我還是戀戀不捨地不願離開家裏。這樣一天一天地宕延下去，不知不覺地已經開學了半個月了。

爹和媽都很奇怪地問我道：「英兒！幹麼還不到學校裏去？遲去了不僅是扣分數，並且自己的學業也是相當的吃虧！」於是，我就毅然決然地動身了。

到了上海，一部黃包車裝了行李和我，飛也馳地趕到學校裏。祇見寂然無聲，一個同學也沒有在操場上，原來他們都在上課。

先去了清繳費與註冊等手續。

事務主任孟先生對我說：『趙洛英，你的舖位，已給後來的同學佔去了。現在你祇好通學了。」

我發急道：『孟先生！這事情總請你幫個忙吧！』

孟先生是那麼一貫有要沒緊的作風道：『比你還要早來一星期的同學，他們也都已經沒有舖位了呢！這教我也想不出什麼別的辦法來的。你祇有到外面去找找房子看，能夠有一間小的也就行了。」

想想，說情，苦求，都是白費的。於是便將行李向校中一寄，預備去找幾個同學一起去看，後來一想，他們都有課，那我祇好一個人單槍匹馬地去勉爲其難了。

看房子，第一當然是要尋召租。在現在的上海，正是人山人海地堆得滿坑滿谷的時候，要發現一張召租，眞是其難無比。好容易走了半個多鐘頭的路，居然給我發現了一張召租，一看之下，原來要出租一個統樓，我一個人去住統樓嗎？當然那房子也不必去看它了。

又好像跑了半個鐘頭，才發現了一張召租，是出現一間亭子間，這倒還相稱，就去看一看吧。於是就按着召租上所開地址一路尋去了。

我得了之後，在我走進他家大門的時候，便覺得心裏似乎有些突突地在跳動。

大概就是所謂二房東吧，有個胖胖臉的中年婦人，在問明了我是來尋房子後，便將我引到了樓上，開開了亭子間的門，指手劃腳地向我道：『請小姐看看，這房間合適嗎？新粉刷的牆壁，新裝配的玻璃，線既充足，屋子又清潔，開開窗子來，空氣也很流通，樓梯上下也很方便，今天已經有許多人來看過了，他們都很看得中這間房子。」

我四面一看，也覺得尚算不錯，便問她甚什麼價錢，她舉起一隻手來道：『接月五十塊，先付後佳。」

我搖搖頭道：『太貴了！』

等我走出大門的時候，只聽見胖胖臉的中年婦人在同家講話：『我還沒有告訴她，每月還要另外付水電費，捐費等三十塊錢咧。不然，怕不要嚇死她呢！』

她們好像故意說給我聽的，然而我並不理會這些，祇管頭也不回地走出了街堂。

我又跑過了大街，穿過了小巷，在一根電線木桿上發現了一張召租，也是出租亭子間，按着地址，跑進大門一看，祇見男的，女的，老的，小的，從客堂到樓上，一路上照照擺攤，說說笑笑的，浪言污語，不堪入耳。更不知那裏來的一般臭氣，直鑽鼻孔，難聞之至。我方才發覺自己是走進江北窠裏來了。雖然那亭子間，祇要我二十塊錢，並且其他費用一切在內，但是我也不敢領教了。

於是我又拚命地大街小巷去亂鑽，結果是找到了一間很合乎我理想的亭子間，兩面都有窗，廣漆地板，電燈，自來水，房捐，一起在內三十塊錢，這也並不算貴，於是我便向那二房東老太太點點頭：『很好，這間房子很合我的意，我等一會，就搬過來吧！』

那二房東老太太想了想道：『那麼府上的令尊和令堂大人也一同搬來的吧？』

我搖搖頭道：『並不！我是學生，祇要晚上回來睡睡。』

老太太又向我發問道：『那麼，你在上海找得到保人嗎？』

我點點頭道：『保人有！我可以請我的同學來爲担保。』

老太太表示不可道：『這不能！一個三房客，必須要一個本聯保的二房東和三房客兩個人作保方行，不然別處的舖保也行，你找得到嗎？否則，就不成功了！』

我遲疑地道：『讓我回去向同學們商量商量看，可能有倆辦法？』

老太太好像放棄了這樁生意似的，吐了口氣道：『我們這房子一分鐘也不能延遲，馬上有人要、馬上就要借出去的。這是等不及你的了，請你別地方去看看吧。』

就在這時候，大門砰地一聲，接着皮鞋聲咯咯咯咯地走上來了一個西裝青年，手裏夾了一疊書，風度翩翩地，像是剛放晚學回來的樣子。一回轉頭來看到了我，發出驚訝的語聲道：『咦！原來是洛英，幹麼缺課，缺得這樣多呢？今天才到嗎？』

『家裏有點兒小事，今天才到。』於是我又將找房子的困難告訴了他，他欣然地道：『你搬來好了，沒有什麼關係的。這就是我的母親！這就是我們一級裏的高材生趙洛英小姐！』

我就向老太太一鞠躬。同時，我的心裏便感到設若住在此地，將來流言可畏，不要給別的同學知道了取笑，那可不是玩的。便笑道：『我還要去望一個親戚，倘使他那裏可以安插得下，便不來驚擾伯母了。』

他們娘兒倆，却是極端的挽留，一定要我住到他們那裏去才好。

他們直送到我衖堂口，方才進去。

想想時間不早了，再彷彷徨徨地找不到房子，那是無法可想，祇好去打擾幾個要好的同學了。

終於又給我發見了一張召租。等到跑去一看，却是間後樓。光線雖不充足，但祇晚上回來睡睡，却是綽綽有餘的。而租金又非常的便宜，倒又很合乎我經濟原則的。

那二房東也是一位老太太，不過很覺眼熟，好像在什麼地方看見過她的。她向我全身上下打量了一番道：『請教小姐芳名？』

我道：『學名是趙洛英。』

她聽了點點頭，也不同我提起保人等問題來，便催促我道：『就請小姐將行李等搬過來吧！』

於是我就把行李從學校搬到了新居的後樓。

我在整理好東西以後，只見二房東老太太，由前樓跑出來，請我去吃晚飯，無論我怎樣推辭，她總不放鬆我，一時也無法脫身，況且我肚裏也有些餓了，於是也就毫不客氣地同她坐下來吃了。

我奔波了一整天，倒在床上就睡着了。

一瞧醒來，祇聽得前樓的時鳴鐘噹噹噹地敲了十二下，已是半夜了。

自己想想，從未幹過尋房子的事情，而現在也終於很順利地尋到了一間很便宜的房子，這不能不說是一樁很不容易的事情。又想起了那二房東老太太的爲人，是多麼地溫善慈愛，真好像把我當做她女兒樣的看待，將來倒是很有照應的。

在這萬籟無聲的深夜裏，我的聽覺也來得特別地敏銳，似乎前樓有人在輕輕地說話。前後樓祇隔着一層薄薄地板壁，所以他們的話也很清楚地鑽進了我的耳膜。好像有一個極熟的男子聲音在那裏道：『莫非就是趙親家的女兒趙洛英嗎？』

跟着就是那老太太的聲音道：『正是呢！那洛英的臉蛋兒，還和小時候差不多，不過比從前美麗了！我起先恐怕認錯了，一問之後，她說叫趙洛英，我想這千眞萬確決不會弄錯的了，於是什麼都不提，便教她搬來了。』

『那麼春兒知道嗎？』

春兒近來一放學回來，便在亭子間裏用功，吃飯也要人家送進去，所以他並不知道有人搬來。』

『好在他倆從小沒有見過面，並不認識，還是不識穿的好，倘然有一個知道了，就要躲躲避避地，反而要將她趕跑了。』

我祇覺臉上一陣陣地在發燒，一直熱到頸項裏，跟心房也忐忑地跳個不停。我怎麼好再住下去呢！人家說起來，未上門的姑娘，自己送上門去，自願去做人家的養媳婦。這種流言流語地不是要羞死人了麼！怪不得剛纔那老太太硬要教我吃晚飯，保人問題也始終沒有提過，想起來，以後吃飯也一定要在他們那裏吃，房錢也決不會再收我的了。這種生活，舒服固然是舒服極了，然而，實在使我難以過下去。這一晚上，便一會兒睡着，一會兒又醒覺，總是被那『公』，『婆』，『翁』，『姑』，『未婚夫』，『未婚妻』，『養媳婦』……等等的名詞擾了一夜。

最後，終於決定，還是明天到了學校裏，打發校工到這裏來將行李搬去罷。於是，心裏便好像安定了許多，也就睡着了。

命運鳥

—巴 塞—

（一）神祕魅力的月亮，擧起高高的手臂，嬌立在萬點星火中。纏綿的海水像一捲烟似的吐出雪白的沫子，身臨深海的輪船，在靜夜裏響起一兩聲漫長的笛聲，撕破了深沉的寂謐。

夜渡船撥起悲怨的曲子，是神祕的女人吐訴隱衷，她靜息在月光照滿的甲板上，不時的站起來沿着船欄踱着徘徊的步子。她睇視着茫茫的大海，暗暗的咀咒命運的播弄——像閃電様地馳去，她愛一個人，但不幸的轉變，如今都成了過去，這使她悲傷斷腸……此時她的心情緊緊的抽縮成一團。

萬支利箭穿搡了心房，酷毒的遭罹——像飄零的殘花被暴風雨的侵襲而枯落了。她對自己的生活感到迷茫失望，寂寞怨恨的眼淚淌出眼眶。她向星空拋去一吻，賜給那幸運的孩子吧！他不顧丟棄家，這是命運的捉弄——這多戾的厄運。

她沉痛已極，想超脫這可憎的世界，她流着淚默求着一個人的擁抱……過度的悲痛壓碎了心坎，使她發了狂顛，暴風雨吹上甲板，滾滾的海水鼓起駭浪……她看見光明的星子在眼前一閃，她堅決的讓身子倒下去，呵！天呀！幸而給一雙臂膀抱了腰，她却已魂迷過去了。

清醒過來的時候，身子平臥在床上，她像做了一塲噩夢似的……這屋裏四壁都是白的陳設，嗅到的是藥的氣氛。她明暸這是在醫間裏，她要掙扎起來，可是給醫生按住了：

「別，別起來，你身子尙未復原，船長還要跟你說話呢。爲什麼年青青的要自殺？幸虧我看見了你，要不然……」

這一番話，又抓回了她的苦惱，她帶了感激的口吻說：

「謝謝你挽回了我的生命，可是這對我有什麼好處呢！人生早已爲我所厭倦的了……」

醫生和靄的安慰她一番，她才稍爲安靜地躺了下去。

這時夜已深了，海浪打擊着船身，她感到身心的疲勞十分覺得難過，終於安詳的入了酣睡。

× × × × ×

明媚的早晨，船艙裏開滿花瓶中的百合花，香氣是那般馥郁而純潔，她愛百合花像徵着她的風韻。她的身子復了原，雖然俏瘦了一些，可是她的美麗却不曾減少。

她在房中靜靜的默想，她揣想今後該如何找自己的新生？爲什麼還坐船回家呢？而且仍回到他所棲居的都市去？……

下午船停泊到目的地，她亦雜在紛紛的旅客中，慢慢的走下船，她時而看着那救了她的年青的醫生，他正在微笑的向着她。她感到自己的生命是他救起的，感激得無法報答，她走近他驚喜的伸過自己的手。

他握着她的手，半天說不出話來，却相互的會心的一笑。最後她終於開口了：

「再會，我感激你却說不出一句話來……」

「再會，以後有功夫就到保德醫院來找我，更希望你注意自己的身體。」

謝謝你……」

他送她走出碼頭，他對她的體貼像是久識的情人，他的溫柔感動了她，使她燃起了青春的火焰。

× × × × × ×

（二）年青的芬返到家裏來。這陰森寂寞的院落，沒有火熱的親人圍抱她。迎接她的僅是年老的女僕，意外驚喜的絮絮叨叨的報告主人不少的話，她說：

「自您走後生先生來了好幾次，說您到香港去也不通知他。還有小鬍子的文律師也來過好幾趟，還有李太太打來十幾次電話問您有信來麼？再有的就是您房裏的一大堆信……」

這一大篇話，並不使芬發生興趣，換過了衣裳，就翻起那堆信來，其有一封是生西愷來的——是她從前的愛人，她很快的打開來看：

「芬：

求你扶植這朶秋天的花，我雖是不如意的結了果，但我的心靈，却永朝向着陽光——我的陽光就是你。

西愷」

又牽起她纏綿的戀情，她自語着傾訴苦衷：不是我不憐憫你，你可曾想過我的悲哀？你的結婚給我的刺激，我沉在苦痛中，我是撒在苦液中沉澱不了的渣滓。悲傷永遠縈繞着我……

她痴想了好一會，才淸楚過來，她很快的打一個電話約西愷來說有要事相商。

晚上客間裏坐着兩個人，客人口裏狂吸着煙，悶悶的吐出白白的烟……一切都在沉寂裏，忽地一聲話音驚破了靜默的空氣：

「芬，我不能捨你從她，况且我們又是早就赤戀着的……」

「戀呀？花呀！愛呀……這全是過去的事，怎麼好又提起呢！原諒我，西，我們的命運是該如此的，我決不忍讓你拋棄你的太太來傾向我……」

「我要你，我需要的是你，我要打破這環境的鎖鏈……我不能捨你從她……」

我知道你的心，我不願我所愛的成了罪人，離開吧！精神上的結合也是一樣的……」

百合花頹萎了……

× × × × × ×

街心紊亂着來往的車輛，深秋的都市仍然遊人如蟻，罪惡的蠕動，誰能理解別人的悲哀？

保德醫院開設在平民區的小巷裏，來應診的全是貧窮階級的人，這是平民的慈善醫院。淸潔的醫間，長椅上坐滿着候診的病人，百隻眼睛異樣的投視芬。她是來拜謁保德大夫的，女護士引她進了樸質的客間。

她稍等了片刻，房門開了，一個青年的大夫走進來——他就是救了芬的生命的人，他們握了一下手

（續——第二三頁）



脂型製劑製法特許

阿備司經片對於女人生理諸病如月經不調・不妊・倦怠・冷感等有強力持續的卵胞荷爾萌作用、且性質安定，得由內服而收著效

包裝 一〇〇片 三〇〇片

新合成
女性荷爾萌

阿備司經片

總發行 武田大藥廠

春到人間

陳一平作











鶯鶯燕燕，儘是東亞紅星

參加還都紀念在南京表演的東寶歌舞團一行，返抵上海後，應中國漫畫協會的招待，在仁記路公平大樓五樓舉行茶敍，陪客有中聯紅星及其他有關方面男女多人，席間互相討論電影歌舞及漫畫的中日交流以及將來的發展，約二小時賓主始盡歡而散，圖為東寶三台柱及中聯明星李麗華、白光，合影。還都紀念日攝於首都中山陵。

少女之春

家文

（一）

陰雨一直下到黃昏還是不止，整個都市的表面都溶浸在透明的水氣之中，兩旁店肆的燈光映射在那些來來往往，急着歸去的行人的身上，在每個人的軀體上佔撻着一短瞬間的停留，路上的汚泥很公平地分佈在一雙雙的橡皮套鞋上面和那些赤裸的脚趾的裂縫中，使各方面的汚泥，韋着人們足底的傳達互相交換着，各式各樣和新的舊的足印佈滿在人行道上，而且互相疊積着，直至認不滿那一隻足印是誰遺留下來的，從街的遠方疾馳面來的木炭汽車，一輛輛像出水的美葉一般，淋漓盡致。車前一對對的燈炬，映射在淋瀝了的透明的水門汀的大路上，像是在一面大鏡子上面施放火箭一般的，一對對都很急速地穿射過去。

在這行色匆匆的緊張的街道上，祗有來往的電車還能夠保持着她們的常態，從容不迫地行駛着。這時自西朝東的第二路電車剛停在車站上，男女乘客紛紛冒雨上下車的時候，頭等車廂裏突然走進了兩個女學生來，靜梭的車廂裏的空氣頓時緊張起來。車子又開行了，乘客們的視線都不約而同地集中在那兩個女學生身上。她們倆引人注意的地方，是在她倆的服式裝束樣樣相像，如果要勉强找出她倆不同的地方，就是年長的一個手裏拿了一隻手提袋，年輕的一個却是拿了一把紙傘，除此以外，她們倆除了臉形之外，幾乎是無一不同，而且也可以看出她們倆是一點不分彼此，樣樣東西都是合夥兒使用的，年長的買了兩張車票之後，兩口兒便親親密密的細語着。車子又停了一站，跑進來一個西裝少年來，站在她倆的前面。年輕的女生看見了她，頓時面紅耳熱，忙拉着她的女伴說：

「阿姐，快一點走，我們就此地下車去吧！」

「爲什麼……」年長的女伴還沒有找到充分的發問的機會，已經給她拉下電車去了。

「爲什麼就下車呢？」年長的問。

「你可知道那個小鬼，就是時常寫信給我的王君啊……」

電車又開過去了，她倆才覺得是站在大雨之中，年輕的一個忙張起紙傘來一同蓋住。

「還有不少路呢？三輪車太貴了，我們還是乘黃包車去吧！」年輕的一個說，她倆坐上一部黃包車時，方才覺得身上的旗袍都溼透了。

（二）

半年以前，她們倆在市立女子中學第一次見面，便好像前生有了緣分似的，幾星期之後，便做成了極親密的朋友了。秀映因爲比素韻長三歲，班級也比素韻高出一年，所以每日上課的時間不得不分離，這是她們所引爲憾事的。除此以外她們所有的時間都消磨在一塊兒，而且要呼吸着同一立方尺以內的空氣方才感到滿足，這樣過分的親密漸漸地引起一般好事的同學們的議論，而且不久之後漸漸地爲該校所不容了。

有一天的下午在體育場裏，有幾個同學在議論她們的事。

「聽說她們倆立願終身不嫁人，永遠要住在一起的。」甲女生說。

「不是的，××姐，她們是要結做異姓姊妹，說是韻素要拜秀映的母親做義母的，嘻！這可不有趣嗎？」乙女生說。

「不！她們倆立志終身不嫁確是實情，現在兩口兒的錢是放在一塊兒用的。」丙女生說。

「哼！說起秀映，她不是去年跟人家祕密結婚又被遺棄了嗎？虧她還說得出不嫁人的話。只好騙騙年幼無知的素韻罷了。」丁女生帶着譏諷的口氣說。

她們倆經不住同學們背後的議論，以及守舊的女舍監的種種的干涉，就有意離開那所女學，第二學期便一同轉學到教會設立的女學去做通學生，她倆另外在校外租屋住宿，這樣可以互相愛戀着，而且爲要避免日間上課時的分離的缺憾，秀映情願降低一年級來和素韻做同級生，這是素韻所深爲感激的。

（三）

她們倆回到寓所時已快到七點鐘了，老媽子送上來的飯菜已經冷了，便吩咐她去燙熱了再端上來。素韻還在火酒爐上自己燒了兩樣菜，秀映換了鞋襪，望着素韻笑着說：

「我們就長久住在一塊兒吧！像我們這樣子的小家庭不是很快樂嗎？」

「錢呢？」

「只要你同意，錢的方面我可以向我姑母要求幫助，這是不成問題的。」

吃完了飯，她們又商議了一回兒，然後預備功課，到了九點多鐘的時候，屋外的雨越下越大，天氣越來得寒冷了，寓所中特別覺得氣悶起來，還是有了結婚經驗的秀映所過不慣的。

「素韻妹，不要太用功了，橫豎明天是星期五，沒有多少功課。我們還是躺在床上談談話吧！像這樣的天氣好不叫人納悶。」秀映放下了書本站了起來說。

「好的。」素韻也起身整理她的被褥，回頭問秀映：「阿姐，今晚還是一床睡呢，還是……」

「到我床上一起睡吧！我到要勸你明天索性把你的床舖拆了，我們永遠一床睡的好。」

素韻含笑不答話，她是猜到了秀映的心事的。她便依命把床上的被枕撒到秀映床上來，把兩隻舖着並蒂蓮的枕兒並頭的排列着，秀映已經換好了睡衣先軀進去，素韻也脫了衣襪，把電燈也扭熄了。

「妹妹，別關燈，怪氣悶的，開了電燈睡不更

（續第十八頁）

，彼此寒暄。

「近來好，怎麼一直到現在才來？」

「爲了件小事耽誤了，今天來又打擾你的公務了。」

「太客氣了，有什麼事要我幫忙麼？」

「嗯，是的，我要找職業做做，要自己給自己打出一片新天地來。」

「這好極了，如果你不以爲勞苦的話，可以就在本院服務，一面也可以換換新的環境。」

「謝謝你……」

「別客氣，好在我是這兒的院長，亦不費任何手續。」

此後芬就在醫院裏做保德院長身邊的護士了。像是久識的好友，和諧得充滿青春的活力，他們彼此漸漸接近感情也十分溶融了。

一個女人感激一個男人，抹上一層有意的花粉，於是暗地裏傾訴衷情了……

恬靜的夜，他們看星空，蔚藍的天閃爍着滿天的繁星—是一個美麗的月色……

「我自從救了你的生命的那一天，我就愛上了你，我覺得該負起責任來，爲你造起新的生命……

……」

「我知道，我也忘了過去的一切，我愛你……我投向你……」

從此他們彼此敬愛着終於結了終身伴侶：沒有一絲裂紋。

（三）新婚伉儷有一次在舞場裏遇見了生西愷和文律師。

霓虹燈，爵士樂，瘋狂的舞步，女人的腥紅的嘴，媚人的調笑

好嗎？」

素韻開了電燈之後才上床說。

「秀映姐，開着電燈好好談話地是可以的，如果要我像那晚上一樣的脫光了衣服睡下，那是不幹的。」

「同是女的，有什麼關係。」秀映說。

「不過覺得很不慣，而且老實說也叫我覺得不好意思，雖然又不是什麼陌生人。」

「隨你便，我又不再來強迫你的，睡過來一點吧！好妹妹。」

秀映在韻素的唇上熱熱地吻了兩下，接着又去擁抱着她。她今晚自身假定是處於男性的地位，年輕的素韻却被處置爲一個含羞的小娘兒了。

「爲什麼時常對我這樣？」素韻帶着質問的語氣說。

「沒有什麼，因爲我很疼愛你的。」

「眞的嗎？」素韻知道這是秀映掩飾的話，接着她又笑着說。

「結過婚的女人都是腐化的。」

「你說什麼？」秀映被她猜到了心事，也不好多說什麼了。

靜默了一回兒，燈光還照着床上的她們倆。

「秀映姐。」素韻笑着喚。

「怎麼啦？」秀映的聲音。

「我想問你──」

「問我什麼事？」

「關於新婚的事。」

「新婚的什麼事？」

「新婚第一夜是怎麼樣的？」

「你還小妮子不該曉得這些事。」

「說說怕什麼？秀映姐！」

「第一夜除了害羞以外還有什麼好說，其實還是一禮拜之後方才覺得有點味兒。」

「男的怎麼樣呢？」

「男的嗎？哈，那不好說。」

「說說吧，秀映姐。」

「男的是再熱情不過，也是最不怕難爲情的。他是什麼地方都要看過的。」

「怎麼，電燈仍舊開着嗎？」素韻着急的樣子把秀映聽得發笑了。

「可不是嗎，是我預先關好了電燈方才上床的，誰想到那個小鬼，他早就裝好了床上開關，又開着了。」

「那不教人害羞死了嗎？」

「有什麼法子呢？」

「誰睡在外邊呢？」

「那不一定，你問它做什麼？」

「你穿的是什麼睡衣？」

「是西式的。」

「他呢？」

「是白色的。」

「你仰臥着睡呢？還是側臥着？」

「誰要你問這個，非把你的舌根拔了不可。」秀映用力扭着素韻的腰支。

「不再問了，姐姐饒了我吧！」

兩口兒在床上滾成一團之後，素韻這才忍笑起身，把被褥重新舖好。這才有點兒覺到疲倦了。但是秀映却埋怨說。

「你雖然也曾向我發過誓，但我看你並沒有不嫁人的決心，你似乎對於新婚很有興味的樣子。」

「你可別冤枉我，其實我是問着玩的。」素韻忙爲自己辯白。

「老實說吧，結婚也不過是這麼一回事，可是終身的痛苦却多着呢。少女的時代往往幻想着將來結婚的快樂，一旦結了婚之後，以前希望中的幸運一些也沒有達到，而現實的却是些以前做夢想不到的痛苦，我前次也曾聽得婚後的女友說過這些話，但還不肯深信。總想冒險試一試結婚的滋味，現在總算吃到苦味了。男人的心總是靠不住的，我勸你還是決心不要走進這個旋禍吧！」

素韻沒有話說，秀映又接續下去了。

「我們倆永遠住在一說，可以互相安慰，可以互相幫助，可以免致嘗到結婚的痛苦，你究竟同意不同意？」

「我是同意你的話的。」素韻說。

「如果你眞的有了決心，你就該謝絕你的情郎才好。」秀映決意斬草除根了。

「什麼情郎，我又不曾對你表示過什麼。」

「他不是時常寄信給你的嗎？」

「是的，我也討厭不過的，但是怎能禁他不寫呢？」

「…………」

「…………」

她們倆就這樣給睡神攝去了。房裏的電燈照射她們倆直到天明。

（四）

兩天之後的下午，——這是一個星期日在禮拜堂裏跟同學聽了牧師說教之後，把早上買來的絨線分開來，打算織成兩條圍巾，以便互相交換，作爲永遠的紀念品。

他們正在動手編織的時候，寓所樓下的老媽子送上一封信來。

「小姐，有信。」

秀映接來一看就說。

「是你的信，怕又是那個王君寄來的吧！」

素韻一看信封，又羞又惱的說：「果然又是王某寄來的，我才不理他呢，你替我讀吧。」

「是你的情書，我怎好先開來看呢？」秀映笑着要把信擲還給素韻。

「秀映姊，怎麼這樣說，難道你還不肯相信我嗎？」素韻不覺生氣起來，坐在一邊，秀映忙過來陪笑。

「好吧！讓我念給你聽吧！」

素韻這才滿意，兩口兒都坐在床沿上了。

，侈靡放蕩的飲着威士忌……無盡的享樂。

西愷賀喜的口吻請求芬的伴舞，保德不明白眞象，欣然應允了。芬惘惘站起來，西愷牽了她的手走向舞池，他抱緊她的腰枝翩翩的起舞了。他向她說：

「告訴你，我已經與太太離婚了，我在等待你，奇望你投向我的懷抱來。無論多久我永遠期待着你。」

她痛苦的默默無語……

保德大夫臉上罩滿陰鬱，原來文律師却把芬與西的事告訴了他，他全部明瞭芬與西的關係，他透視這幕殘燈般的戲劇，他揣摩芬是故意戲弄自己。……於是他不想佔有她。

我想對你說一句話，我不想單獨佔有你，我甘願把你還給你的愛人，他期待着你的百合花的芬芳……」

「不……我是愛你的，保德我是愛你的……」

「你不能，你不是貧苦階級裏的人。」

「別那麼話，我不願意再做第二次罪人。你不明白我的心了……
……」

他沉默的幻想，終於起身吻了她一下手，毅然的走了。

「再會，芬原諒我。」

「保德，保德…………」

他退出了舞場，噙着大量的苦惱把身子消沉的投向街道裏。

平曠原野，哨子的風聲，野外是一片荒涼……

一個晴和的日子，灰雲被熱的陽光溶化了，於是芬又回到她愛人的懷抱；

「我最親愛的素韻妹——」秀映讀了頭一句便按住肚子忍俊的笑。

「笑什麼，念下去吧！」素韻催迫着。

「……兩個月以來，寫給你的信至少也有二十多封了，到現在還不曾接到你的一封回信，你為什麼這樣的忍心呢？前天晚上在電車裏無意中相逢時，你為什麼便匆匆地在大雨中下車去呢？我又不是老虎會咬人的。……」

「哈哈。」兩口兒讀到這一句笑了一陣。

「好了，不要念下去了，索性把牠撕碎了吧！」素韻氣惱地說。

「你決心不回他信了嗎？」秀映問。

「我們倆已經立過了約，當然是不回他的信。」

「好妹妹，那是再好也沒有的了。」

秀映把那封男性青年的心血結晶的纏綿的長信撕破了，信紙的碎片飄落在滿地上。

（五）

這是一個月後的事了，是一個星期六的夜晚，她們倆看完了電影從戲院出來，已經是街燈寥落，寒風刮面的景象了。她們倆覺得走回去比較暖和些，不像坐黃包車的寒冷，所以也不坐車子了。一路上不住地贊歎今晚所看的片子的劇情，到了後來她們開始批評劇中主人公的性格和遭遇起來了。

「男子沒有一個靠得住的。」秀映用肯定的語氣歎息地說。

「那也不見得，要不是那個女主角無端出走，她丈夫怎麼會去愛上別個女人呢？」素韻平心地批評。

「因為她丈夫不懂得怎樣安慰她，怎能叫她住得下去呢？」

「是她太沒有忍耐性了。她丈夫專心於職務，自己安慰自己還來不及，那裏能夠永遠的向她陪小心呢？」素韻覺得應該對男的表同情。

「這可見男的已經不和從前一樣地愛她了。」秀映說。

「其實女的對於愛情方面也不應該永遠處於被動的地位的。」素韻說。

「那是另外一個問題。」秀映不悅的態度。

「女的太沒有同情心了，累那個男的在狂風暴雨之中叫喊奔波了一個整夜，多麼的受苦啊！」素韻還是憐惜男的。

「那是應該受的責罰。」秀映永遠嫉惡男性。

「女人總該有點同情心才好。」素韻說。

「你沒有結婚的經驗自然會這樣說。結過婚之後才會知道女人的痛苦的。」

「這也不能以一例百，不要以為天下的男子都和你以前的男人那樣靠不住，就今晚的影片而論，如果是男的有錯，為怎麼女的到了後來還是向丈夫陪不是呢？」

「那是女人的屈服，要是我才不那樣做呢。」

「所以你才永遠憎惡男性，而且更要我也……」素韻說到這裏突然停止了。

「要你怎麼樣？」

「……」素韻聽得出秀映是在發怒，她不再說什麼，兩隻高跟鞋着地的響聲送她們倆回到寓所來。

她們倆開始領略到不協調的氣悶和包圍着她們單調寂寞的氛圍氣，這一夜沒有接吻，沒有摟抱，兩口兒背向背的朦朧睡着。

這次之後，並不算是她們倆中間的一個裂痕，表面還是照常的過着，王君的信也漸漸的不寄來了。這是秀映所引為喜悅的。但是同時秀映又發生一個小小的疑團，就是近來素韻時常託故單獨外出，秀映又不便過份地質問她，然而事實終於大白了。那是寒假考試前的一天下午，素韻推說頭痛告了假，未了一課沒有去上，便獨個子回寓所去了。

一點鐘後秀映也回來了。推進房門時看見素韻像是在桌上寫什麼似的，看見秀映進來，忙拿着書本蓋住了，一點也沒有頭痛的跡象，秀映也裝做不留心的樣子。沒有說什麼。等一刻素韻下樓洗澡去了，秀映看好她檢了些東西鎖在抽屜裏才出房去，她的好奇心越發收斂不住了。她在掩飾些什麼呢？

秀映在素韻的衣袋裏檢出她的抽屜的鑰匙，開屜一看，排在上面的是一封還未寫完的信箋，眞是出了秀映意料之外了。

至愛的：

昨天和今早所寄給你的兩封信想你都收到了，今午又接到你寄來的貴校的章程和信件，不覺又使我想念到你，你的信件寄由敝鄰居轉交很好，千萬不好再寄到此間來。一被她查到便有厭煩的。啊！從前累你寫了許多信來，往往沒有看完便給她撕碎了，現在想起來覺得多麼對你不住啊！望你諒恕我以前的無知吧！關於我以前和她的事本來就不該告訴你，但為愛你之故終於完全寫在昨日的信上，這樣也可以使你明白我以前對你冷淡的緣故，才不致於完全怨我的不情吧。啊，為愛你之故，使我一月以來無日不在寫信，功課委實荒廢不少了。幾個月來的同性戀給你深厚的愛征服了。但是前星期六你在公園裏那種舉動我是不贊成的，要是給人家撞見了怎麼好呢。以後請注意吧。聽說貴校下學期要招女生，那是再好沒有的事，可是不知道我考得進嗎？不過這事要十分的祕密，才不會給她

寫到這裏就停止了，剩下來的只有秀映所感觸到的錯愕與悵惘。

春遊南湖——船娘——記

朱霖秋

船娘，這兩個字兒是多麼的迷人而尤多麼的富於詩意呀，南湖便是這船娘的特產地。春天是娘兒們的世界，這句話並不說得過分—冬天太寒冷，一切都覺得不便，笨重的外衣穿在身上，連走路也都感覺遲滯。夏天又太熱了，雖然是衣服單薄，行動方便，可是太方便了，反而覺得不便；那炎威可灼的老天，更不許你有多動作，否則他就會責罰你，汗流脊背，神志模糊的。所以唯有在春天，才是青年男女們，最活躍的時期。上海的女子，好比是牡丹花，她有着妖媚嬌艷美麗的一切。可是嘉興的船娘嗎，我說她們是蓮花，淡淡裝成，薄施脂粉，大都來自田間，所以多少還保留着一點兒自然風韻，鄉村風味。在久居了都市的上海人看來，船娘的確是另有一格而能引人入勝的。清明上已日，正是遊子懷古鄉的時節。歸不得家鄉的人們，面對了這來自田間的船娘能不聊解鄉愁嗎？

南湖是在嘉興的南方，所以得名。它本名鴛鴦湖，去嘉興城約二里許，湖的中央有一個小丘，這丘上有一所小築，這便是名聞全國的煙雨樓。可是那天齊巧是青天白日，所以沒有領略到眞正煙雨的美，不過話又說得回來，所謂煙所謂雨的美，乃是文人雅士的詩意與賞，至於我們這般庸夫俗子，則有了煙雨，倒反而覺得不舒服不爽快的了。湖的面積不大，登在煙雨樓上，開窗閒眺便可一目了然，湖水清綠可愛，較之杭州的西湖，則有過之，並無不及。水面上泛着一葉葉的小舟，這便是聞名的南湖遊船呀！每隻小船上都有一個妙齡女郎，或則是搖櫓或是侍候客人，這一切都是悉聽尊便的。乃款一聲，小船出港，懷了嬌艷的娘兒浮身在澄清碧綠的湖水之上，除了蔚藍的蒼天和水上的清風外，另外是沒有什麼人或則是什麼事來吵攪你的。予取予求，唯心之所欲，此情此景，此人此地，眞實不足爲外人道也，局外人又那裏領略到萬一呢！湖水中多菱，這菱也是南湖的特產之一，兩旁沒有突角，一般人都叫他做折腰菱。每當九月中旬至十一月初旬，乃是折腰菱的收獲期。菱的吃法，本是採下熟食的，其味乾淨芳香可口。但是在它還沒有完全成熟時，折下生吃，則另有滋味，帶有一股清香甜潔的味兒。不過吃生不宜隔夜，最好摘下就吃，越新鮮越好吃。所以當深秋天高氣爽的時候，駕了一葉遊艇，自然地浮在湖面，隨便地採食一下折腰菱，面對着美人兒，倒也逍遙自在。較之蘇東坡的有酒無看，月白風清要高出一籌呢！假使你高興享福的話，你不妨請船中的她摘給你吃，更不妨請她把這潔白肉兒送到你的口中，這種艷福更是蘇東坡做夢也享受不到的。

煙雨樓是一撞兩層的樓閣，週圍並不大，不過因爲他的地位太優越了，在湖的中央，週圍的水色，造成其牢不可拔的天然美景。二千年前吳國的武肅王第四子戔元璙築別墅於湖的中央高地，便是今日煙雨樓的由來。遜清的風流天子乾隆皇帝，曾經數度臨幸，到今天還保留着他的遺跡有碑文存在着。現在該樓經華中鐵道公司的努力經營，已經全部呈現代化。民廿六年以來的戰事遺骸，已經全部一掃而光。小丘上築有六個小亭，專供遊客休息閒眺之用，丘的面積不大，假使你平常散步的速率來環繞它一週的話，也不過五分鐘就夠了。樓旁設有魚樂園，亦即放生池一類的設備，雖然同樣是供遊客觀嘗，不過設在富於魚類的湖中小丘上，倒也另有雅意。煙雨樓本身雖經幾度改造重建，終因它的先天特厚，即處境的優越，仍不脫爲名勝古蹟地。較之南京的夫子廟，蘇州的玄廟觀眞是有天淵之別，鴻溝之隔。所以文人騷客如果有興的話，煙雨樓確是值得賞識的。要風流有船娘，水面儷影成雙，也可以解却遠方遊子的鄉愁，這也是老風流乾隆皇帝所沒有領會到過的。蘇東坡也有遺跡保留着，至於乾隆帝則當然更多了，記得他還有三首詩，其中之一首好玩的紀錄在下面：

題煙雨樓

「楊柳磯邊繫畫舟
六年淸蹕重來遊
素稱雨意復煙意
漫數處州還汚州
詩句全從畫間得
雲山常在鏡中留
鴛湖依舊誰相識
懶惰無心問野鷗」

所以煙雨樓在乾隆時，早已享有盛名的了，可是我却不知道那個時候船娘享有盛名不！

總之南湖是美麗的，煙雨樓是幽雅的，船娘是富於詩意的，並且是活的，所以南湖的確是春天裏的好去處，着實值得一遊。其附近的名勝，有南湖南方的茶禪寺三塔，越國名相・西施的情夫范蠡隱棲的金明寺及東漢光復名臣朱買臣墓等。從上海駛嘉興的火車上下午各一列，華中鐵道公司爲遊客便利起見，特備有兩只遊覽船，專送去煙雨樓的遊客，也是每日兩班，是直接銜接火車班頭的。

上海—南京

記者

上海…………貳平・天野
南京…………乃亞・馬午

三月廿九日，上海中國漫畫協會會員貳平白石，董天野等晉京參加還都三週年紀念典禮便道與本會駐首都畫家馬午三浦乃亞二同志相見，殊感歡欣，承馬午三浦二同志盡地主之誼設宴金陵酒家，席間互繪漫像，逸趣橫生，並討論今後漫畫動向，希望中日漫畫同志多多連絡虛心研討，努力，使今後漫畫藝術能放一異彩。



鼓樓少女

另有風味的夫子廟歌女

上海小姐的春裝

保甲自警給予我們的改進——田硯耘



(1) 英人以武力爲後盾向中國推銷鴉片煙



(2) 中英訂立南京條約，喪權辱國從此開始



(3) 中國門戶大開，上海准外人通商



(4) 英美帝國主義者得寸進尺，上海繼開商埠後不久竟籍口居住上的便利，劃地爲界成爲租界。



(5) 在華外人歧視我同胞，在公園與公共場所門前竟掛起了華人與狗不准入內的牌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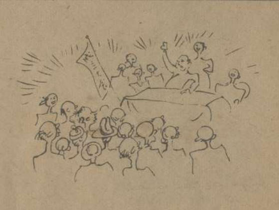
(6) 十二月八日大東亞戰事爆發，惡籍滿貫的英美末日至矣。



(7) 紙老虎不經一擊，英美大敗之餘，退出東亞。



(8) 戰後餘波，上海惡勢力潛伏，蠢然思動。



(9) 黑暗中炬光，上海保甲成立。



(10) 自警團辛勤服務，惡勢力無處藏身。



(11) 國府參戰後，日義法等國相繼交還在華租界地。



(12) 保甲自警英勇服務，上海秩序煥然一新。

英美今昔

朱霖秋



降落傘部隊

「啊呀！降落傘部隊！真可怕！」
「你不要怕我可以做修理房屋的
『土木工』呢！」



人得其位位得其人

製造麵包圈的店主：「我要採用
你不過你以前曾做過什麼職業？」
失業者：「……在大東亞戰爭未
發生以前供職于某某大橡胎工場專
做橡皮圈胎……老闆」（於華盛頓）



名答

先生：「會議些什麼？」
學生：「是！邱吉爾首相的敗戰
報告！」



搜羅資源

羅斯福：「出產錫、橡皮等物的
地方還能見到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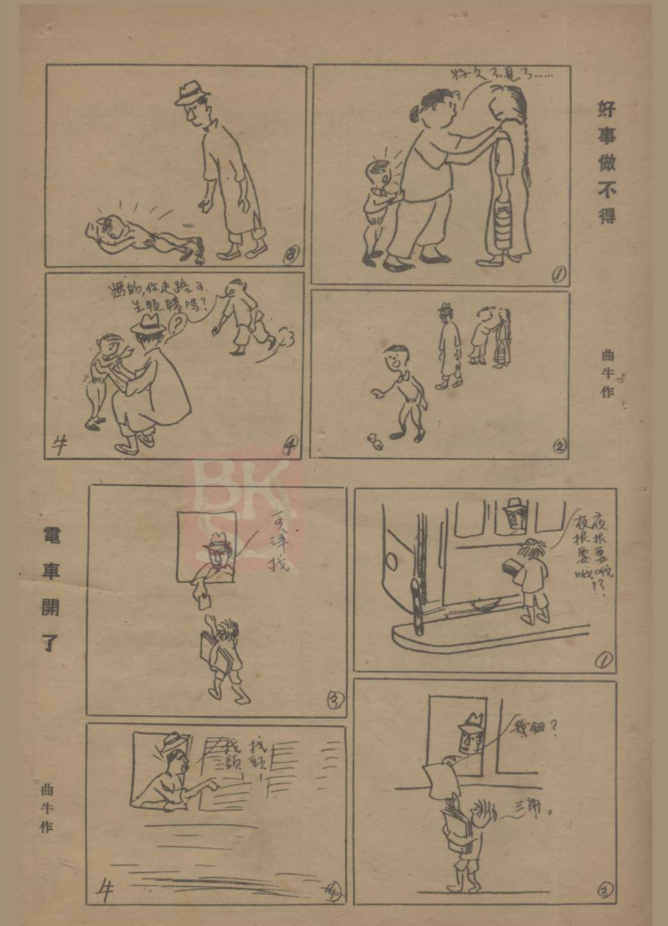
亡國會議

邱吉爾對戰友阿比西尼亞，皇帝
塞拉西：「唉！已與老兄處同等的
地位了！真是悔不當初」



美國都會風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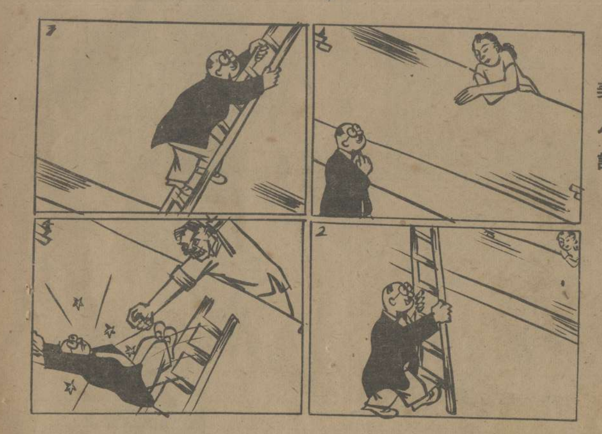
橡皮及油等物的給養被封鎖後，
美國大都會流行着的『新型車』


好事做不得
曲牛作
好久不見了……
媽的，你走路可生眼睛嗎？
?
牛
電車開了
曲牛作
夜報要哦??
夜報要哦
幾鈿？
三角。
一元洋找
找頭
找頭
牛

李阿毛外史

江毓祺作

美人計



捉鳥



鑽營功夫

耳東作

老爺：「三姨太黑夜半更上那裏去了！」

娘姨：「同大少爺出去的，他們叫我不要告訴你老爺。」

最後勝利

陳餘庵作

如此家庭

百里



都市小姐的閨房讀物。



兩個寶寶，幸與不幸。



剛從舞場回來的丈夫。



父親將死時的二個兒子。

他們是這樣生活的

黃一飛

買客：「這件衣裳並不頂合身呢？老闆。」

老闆：「怎麼？你一共只拿出了伍拾塊錢，難道你打算叫我給你定做一件嗎？」



雌老虎：「殺千刀，你幹的好事，還不給我快快出來。」

怕老婆：「我是男子大丈夫，說不出，就不出來。」



煤球賽過爛泥塊，甯波老人急煞哉；

風爐勿旺柴弄弄，有米難煑粥與飯。



時勢已犯就，死人像死狗；

富狗吃牛肉，窮人個個瘦。



來函：

一個被淪落天涯的少女自述

申報上有我底職業生活的徵文，除了能夠赤夥夥地自己描寫自身一下外，更有得到獎金的希望。可是我嗎，文筆既然不行，而職業又不登大雅之堂，癩蛤蟆吃不着天鵝肉，自己想來已是絕望，所以也就不敢進一步的作貿然的嘗試。可是在我的心房中總老是覺得有一種怨天恨地的氣，永遠地塞我的胸房，使我透不過氣來。每天都想盡量的把它發洩一下，可是却始終沒有這機會。這繁華的都市上海，到處都塞滿着人，這討厭的人羣，天天包圍着我的週圍，我又能怎麼辦呢！今天在我××手中看到了一本漫畫的雜誌，頓時打動了我那已經死去多時的心靈而提起了我童年時代的嗜好。小心的把它翻閱一篇，很想僥倖地試試我的身手。在這本刊物的最後竟發現文字也可應徵的一頁。漫畫本是大衆讀物，他能使低級的民衆都明瞭他，愛護他，唯我明知自醜，不敢忘自清高。謹將我底被人認爲不上台盤的職業生活，恭誠地恭獻給中國漫畫雜誌，編輯先生，你會厭惡我的骯髒而放棄我嗎！

一

終日愁愁終夜嘆，祇恨此身是女身；朝朝強笑接新客，宵宵磨折眞呻吟！

我是一個女子，一個下賤的女子。世界上雖然有不少的文人騷客，慈善家和政治家同情我。可是我敢想信，這同情是另外的一件事，實在是沒有一個人能看得起我的，除了我底天眞無邪的弟弟。我今年是二十一歲，正是少女含苞待放的最佳時期。我有着高矮適中的身材，白皙而帶橢圓的臉蛋兒，長長的睫毛陪襯着黑而且大的眼珠。外加着眼眶裏常有一種如水的分泌物存在着。所以雖不能說引人入勝，一笑百媚却也不見得使人看了就討厭。記得當我考進初中那天。爸爸爲着高興而請親戚們小敍的時候；我那慈祥的姑母，曾經向爸爸說；芳兒多年沒有見面，現竟長得這樣長大了。玉立婷婷的確是一表人材，再待三年，正可與西子昭君一較短長了。美的是眼中帶水。唉！可惜的也正是這害人的禍水！「我嘗聽得老人家說，女孩子眼中有水的，很少是端莊穩重，而多半流向歪路上去的。芳兒：從今天起你要勞記着你姑母的話，千萬不要把它拋了腦後。要知道自古紅顏都薄命，爲人最苦的是女兒身，年紀一天一天的大了，已經不比在孩提時代，世途多險，要放清自己的腦子。做父母和姑母的都是不能和你合一世的。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到那時候就晚了」。唉！回想前事歷歷在目，父母和姑母已是不能再見面的了，而我呢，也已經是一位身高五呎四吋，體重一百十磅的毛頭大姑娘了。天呀！我眞不敢再望下想了！我已經是一位喪失了青春的少女，我沒有前途，也沒有希望！更沒有面目去見九泉之下的祖先，我是一位喪盡祖先光榮的出賣靈魂的敗種。不；我祇是出賣我的肉體，並沒有出賣我的靈魂，我的內心是純潔的！是天眞無邪的！一般人祇知道我們是卑鄙的，下賤的！哼！又那裏知道，社會上比我們更下賤而卑醜的人，正多着呢！可是他們住的是洋房，坐的是汽車，吃的是民脂民膏，他們才是眞正的卑鄙者，社會的敗類，人民的公敵。致於我嗎！不過是現社會下的一個犧牲品罷了！

二

民國十二年九月某日的下午，天上佈滿了陰鬱的烏雲，下着毛毛的細雨，突然間颳了一陣大風，登時雨收雲散。那將落的夕陽，在蜜蜜的雲層中，隱約地透出了一點淡淡的光輝，老娘匆忙的跑到客廳上，向着坐在太師椅上神情不寧的老爺報喜，說：「恭喜老爺發財，府上添了千金」。這情形正是我出身的一天呀。爸爸說，我的生日，正當雨止初晴，是代表着，怯除陰晦重見天日的佳兆。所以從小就很喜歡我疼愛我，因爲我的上肩沒有哥哥和姐姐，爸又是中年以上的人了，所以在童年時代的我，的確是一個被人羨慕的幸運兒。一個乳媽和一個大姐是專門伺候我，蓮子羹呀，童雞汁呀和其他的珍貴食品，都是我常年的食料。今天的我雖然是落魄街頭；可是還記得，我那時的玩具中，有着供給我乘坐的汽車呢！我是階級，我同里的孩子和幼稚院裏的小朋友，都這樣地羨慕着我！

三

我的老家是在閘北的××路××里，這古老的弄堂，說他小倒也有幾十個門牌，說它老，却還年輕，不過造的是中國式，雖有寬大的客廳，却沒有美麗的外表，和近代摩登的裝璜。是座兩上兩下的石庫門房子，朱漆的大門，雪白的牆頭，在二十年前的今天，也許是一座十足道地的摩登建築呢！在小天井中停放着一輛黑而發光的包車，它乃是我上學的代步呀。世途多變，好景不常，在民國二十六年的秋天，這座建築物，壽終正寢了！因着炮火的威脅，我的爸爸率領着媽媽弟弟和我，從上海西站上車到嘉興，再由嘉興轉車到蘇州，當我們到了南京的時候，爸爸因受不住雨露風霜的襲擊和田園喪失飄泊他鄉的內心激刺，在南京病倒了。終於在南京陷落的那一天，我們失散了。唉！我那慈愛的爸爸，他從此就和我們長別了！一直到現在，我始終沒有得到過一點關於爸爸的訊息，

大概是與人世長別了，幸而他現今是在另一個世界，不然的話，他親眼看了他所疼愛的女兒，受到這樣悽悽慘慘的遭遇，他又怎能忍受呢！一個悽涼而陰鬱的黃昏，也正是南京失守的那天，因爲逃亡的難民過於擁塞。滿坑滿谷，盡聞呼爺喊娘的一片人世間生離死別的慘呼聲。我們病人與女子，當然是最可能殿後與被衝散的。正當我排徊岐途，欲進不得找尋我爸爸媽媽的時光，突然從前面奔回來一個三十上下的中等男子，向我招呼着說；喂！小姐，你不是在找尋你的爸爸和媽媽嗎，前面有一男一女，那男的好像有點病容，女的還帶着一個小孩，因爲他們太累了，所以走不動，坐在前面的荒地上。他們特地叫我奔回來向你說一聲，叫你馬上就去。也是我年幼識薄，未見世面，根本就不懂得人世間欺騙誘拐的事情，更因爲要急於會見我的爸爸和媽，所以竟毫不猶豫的跟了他就走。約模有一刻鐘模樣，我已被帶到一所破廟的門前，推開「那扇半開的破門後，突然發見，在我面前，站着一個身材高大，面目黯黑的大漢。對我正迷在眼兒在微笑。這使我大吃驚不止，當正要回顧頭來，向剛在那個男子，詢問的時候。「不許響，老子今天身上不便要向你借點路費，倘使你要爸爸的話，那末，我就是你的老子。」對面那個大漢突然其來的這樣朝着我說：一向在家驕養慣的我，突然的見到這個場面，當時就駭得如醉如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來生」過來，把這個小妮子，手指上的金圈兒和項中的金鎖片脫下。這個大漢繼續着這樣地發施他的號令。同時他自己也更進一步的，來到我身上，取出我那從小帶着的金鎖片。因爲鎖片是緊藏在我的胸前，所以那大漢取鎖片時，第一步的手續，就是解開我旗袍上的鈕子。天呀！我那從沒有給人看過，連近年來媽也沒有看到過的胸前肉，竟赤夥夥的給這强徒發現了。在那時候，他竟突然轉移目標，那雙粗野的毛手伸了出來，沿着金鎖片的金索直下，閃電式的左右開弓把我的胸前物捉了個正着。雖經我死命的掙扎。然而一個未成年的弱女子又那裏敵得過這樣一個粗魯的壯漢呢！他還不滿足，竟像廚子捉雞一樣地，將我一把擒了起來，望着那張又破又髒的牀上擲下。强脫我的內衣，我在這樣極端的情急之下，就大聲地呼救。哼，救兵還沒有喊到，而那個該殺的兇手，「來生」，竟立時奔了過來。拿着一捧敗絮，對正着我的嘴吧塞來，同時還猛力的捉住我的兩隻胳膊，來讓那個醜漢實行他的獸慾。光着身子兒人，眞是又羞又恐，無耐被兩個强徒，緊緊捉住，絲毫動彈不得，欲生無顏，欲死不得，此時的痛苦，實非身歷其境者，所能知道萬一。所以當其挺刃而進時，我已遊魂走魄的昏迷過去了，經過一度震動，當我微微的醒來時，操刀而割的劊子手已是換了助兇「來生」了，那大漢却在拿着鎖片，對來生作着會心的微笑。突然間外面起了一片嘈雜聲馬蹄聲，接着碰的一聲巨響，那扇破門已經倒在地上，從外面衝進了一個青年的軍官和兩個衛士。這事情太突如其來了，大漢和來生，都慌得六神無主，進退不得，一個手中拿了我的金鎖片，一個赤夥着整個的身子，如何瞞得過人呢！我嗎？已是一個被汚之身，又加赤精着身子，怎有面目見人，外加這兩個劊子手立在眼前，急得祗有望被頭裏亂竄。這舉動大蓋是已被這年輕的軍官看出了，所以馬上聽得碰碰幾下，那兩個劊子手，都已經吃了衛生丸藥，而走向極樂國去玩兒了。弟兄們跟我到外面去，好讓牀上的那個女子起來，說完了話，他們就一齊退出。這時我的內心，頓起了極度的莫名感覺，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悲是樂。說是悲傷吧，那欺負我的兩個强徒，已有人替我報復。說是快樂吧，可恨的是已經被汚之身。想自殺吧，爸爸媽媽處又怎生交代，況且急切間又找不到自殺的工具。要是起來吧，驚魂之餘，手足酥麻，加之適才受創過距，小腹腫漲，私處隱隱作痛，比火傷還要難受。思前想後，不覺已有半小時過去了，沒奈

何，祇好硬着頭皮，顧不得羞恥，竭力的掙紮了起來，向外面那個軍官，拜謝報仇活命之恩。幸而因爲事實的顯明，和雙方言語的隔膜，所以他也沒有向我追問已往的事情。否則，我又那來這厚顏皮回答他呢！當場除將我的手飾鑽片等原璧歸趙外，並且還關照他的一個衞士送我回家。我當時就把家人失散，無處安身的情形，完全告訴了他，並且懇求他，可否給我代爲探訪我爸爸和媽媽的下落，當蒙他一口應允。然後將我送到他一個同年的眷屬處暫住，並且還代我查訪雙親們所在。靠他的仗義行事，終於在第三天的晚上，得到了媽媽的消息，而母女團圓了。我眞快樂到極點呢；因爲母親是小脚，再加帶了年幼的弟弟，當然是走不遠路，還加和爸爸衝散了，身邊盤費無着，在乞丐羣混了三夜而餓了三天。至於爸爸嗎！則始終沒有消息。這位女主人是位二十左右的美麗少婦，他受過高中教育，並且能說上一口半生的北京話。人是頂和氣的，對於我的身世和遭遇都表着極大的同情，所以我和他到是很能投契的。那位軍官他也很當心我，體恤我，每天都來看我，他明知道我最近的遭遇，而能不厭惡我，慰問我，眞是給我萬分底感激的。二星期後，終因人事的調動，那位少婦和我們分別了！臨走前經她的善意勸導，和我媽媽的絕對贊成，終於在他臨走的那一天，代我和那位青年軍官，祕密地結了婚，他們夫婦倆是介紹人而兼男女儐相，我的媽是主婚人而兼證婚人。所以當她們走後我已儼然少婦了！

四

命運總老是支配着我的，這樣的日子才沒有過到半年，而我的他却被調到最前線去了，臨走時他和我約定半年後的某日，在漢口的××相見。這在我當然是不能失約的，所以在約期前的十日，率同了媽媽和弟弟很快活的去赴約了，可是好夢不再，又那裏有他的影子呢！幾經設法探訊，方始知道他是和我們長別了！噫！我又何其命苦！這樣我便再度開始我的流浪飄泊生涯了！由漢口而香港，再由香港而上海，當我再度回到上海的時候，我的家屋田園，盡皆毀滅，生活頓成了問題。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之下，我祇好犧牲我的色相，呈現着交際花式的，變相賣淫來維持我的生活，奉養我的媽媽和培植我的弟弟！

五

現在表面上，我是某著名女校的高材生，不過事實證明，我的確是一個學生，一個成績多不算壞的學生。在學校裏我也不太摩登，先生還多稱贊我是個不隨時俗的好學生呢；爲了我的生活，爲了我整個的家庭負担，祇好私下地幹出這不可告人的勾當。因爲我相當的節約和勤儉，每天上學前和散課後，都親自動手幫我的媽煮菜和做雜務。家裏沒有用人，一切都自己動手，所以我整個的開支很省，根本就用不到多量的法幣。所以我的祕密的事，也就很爲稀少，每月至多一二次罷了。在對方看來，也許我並不是一個賣淫女子，是個懷春的私奔女子呢。不過我總認爲這種行爲是可恥的，是不光榮的，除了生活的必需外，我根本不需要這一類的金錢。現在我快要高中畢業了，我很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拿我的技能來求生活，也唯有自食其力才是光榮的。因爲我的境遇太惡劣了，所以我也不敢再忘想着將來的美景，我也不預備再度結婚的生活，試問一個喪失了貞潔的少女，還有誰來歡迎呢！我的希望，就是致力於學業上的探討，以求將來的自立生存。家庭的幸福，這是我所不敢想像的，今天把我的生活坦誠相告，不知道看到這篇文字的人，能原諒我，而不罵我下賤嗎？

難女　芳芝謹書

瞎三話四集

步

常聽人說：「現在世間惡人太多，好人太少，」其實現在世間坦坦白白的眞惡人太少，遮遮掩掩的假好人太多。

×　×　×

有許多人做錯了事，偏要說沒有做錯；更有許多人，做了好的事，偏要說做得不好，這種坦白、謙虛、眞是所謂「自家曉得」了。

×　×　×

上海的學校是「學店」（不指全部而言），廟是「佛店」，醫院是「醫店」，都不是「素其位而行之。」

×　×　×

野雞學校和菜館的相同點是「來者請坐」，所不同的就是前者還須「首先付款」。

×　×　×

從前人叫信耶穌教，叫作「吃教」，因爲耶穌教開設很多的學校和醫院，信教的可以靠「教」而「吃」飯，故名。

×　×　×

天下惟讀書的人，最奸滑，最可憐，最可恨，最可羨，最可鄙，最明哲，最混蛋。

×　×　×

在上海的馬路上，要找純粹的國貨商店，那只有賣香燭紙錠的小舖子。

×　×　×

學校中廁所的牆壁上，是漫畫漫文的總彙集處；偶然見到下面的一首山歌：「天皇皇，地皇皇，我是一個想郎，仁人同學念一遍，保我明天做新郎。」頗有迴味。

×　×　×

「出賣重傷風，一見就成功。」是中國醫學界最大的發明。

×　×　×

本刊投稿簡則

(一)本刊接受畫稿及文稿。凡遊記，風俗散文，特寫，小說，及其他有時間性之文字，均所歡迎。

(二)漫畫稿件均可公開應徵。材料範圍分別如下：

國際漫畫　政治漫畫
社會漫畫　諷刺漫畫
地方特寫　美術漫畫
連載漫畫　時事素描
教育漫畫　歷史漫畫
剪影木刻　漫畫文字

(三)畫稿一經刊載，酬格從豐。

(四)文稿一經採用，每千字致酬國幣三十元至五十元。

(五)無論畫稿文稿均請註明作者姓名地址，刊載時欲用筆名者聽便。

(六)來稿如需退回，請附回件郵票。

(七)每月來稿請於十五日以前寄本編輯部，逾期則編入下期。

編輯後記

在這動蕩不寧的歷史的偉大過程中，一般民衆精神食糧的需求，是遠勝於平常昇平時代。中國漫畫爲着這時代的需要，經過了數個月的苦幹及各位讀者的熱心指導，到現在，差不多每個城市裏，甚至於每一個鄉邑裏，都能見到她的芳蹤。她能將國際時局及其他新的智識，灌施給一班婁羅階級，甚至於文盲，使他們都能了解。

國父會說唯有中日合作，才能復興東亞。而重慶當局竟不遵國父遺教，聽信英美讒言，與日本進行戰爭，造成兄弟鬩牆。幸而汪主席能恪守總理遺教，毅然跳出是非圈，倡導和平，參加大東亞共榮圈，復與友邦由同甘共苦階段，更進一步地達到同生共死并肩作戰。處此時代轉變下的兩大集團鬥爭中。國家的命脈，已經達到最後的階段，全國的人民，能不努力。

現在英美等皆以漫畫爲宣傳主要工具，新聞與電影等副之，因爲漫畫既普遍，而又富於含蓄，功能深入民間。所以處此大時代轉變下，漫畫實站在於最重要的地位。爲國家爲民族爲東亞，中國漫畫實處於宣傳戰的先鋒。爲了責職的重大，所以舉凡愛護本刊的讀者，敬希不吝加以指導。

本刊的長期漫畫，鳳陽花鼓曲，因作者曹涵美先生，因病易地休養，所以本期暫停，一待曹君病愈，當即繼續刊出。本刊爲求印刷迅速起見，來稿務請依本刊尺寸繪畫，每頁起碼三幅，地位和每幅大小可由作者自行審定。再者來稿除彩色畫外，一概以黑色線條畫爲標準，淡墨因工價與時間關係，概不歡迎。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五月一日出版
『中國漫畫』第六期
每月一冊逢一日出版
編輯兼印刷人　中國漫畫社　上海仁記路八一號五〇一號室　電話一四八六二號
發行者　中國漫畫社
印刷者　太平出版印刷公司　上海小沙渡路四八九號　電話六〇一七〇號
總經售處　本社營業部　上海仁記路八一號五樓　電話一四八六二號

6942



中華・中聯
空前偉
史實巨製